



# 电影票上的似水流年

罗文华



1991年,在我编辑的《天津日报》文娱副刊“大罗天”上开设了一个新的专栏,叫作“我的第一部”,请著名电影演员讲述自己步入影坛的经历及感受。本来大多数演员是不太擅长坐下来写稿子的,但秦怡、谢芳、张瑞芳、李默予、周楚、李雪健、梁波罗、仲星火、陶玉玲等几十位老中青电影演员还是热情地给我们写了文章。记得谢芳写的是《从〈青春之歌〉谈起》,李雪健写的是《一曲〈东方红〉,走上艺术路》,陶玉玲写的是《我和〈柳堡的故事〉》。这些著名演员的文章在《天津日报》刊发后,颇受读者喜爱,迄今已过去三十多年,我还能遇到有些老读者抱着“我的第一部”剪报册,跟我回忆起他们当年甜蜜的“影迷”生活。

我本身也是一个“影迷”。除了因为本职工作——当了三十多年文娱新闻记者和文艺副刊编辑——必须具备足够的观影经验外,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我看过的电影要比普通人多几倍。

因为一直喜欢看电影,所以逐渐收藏起电影票来。收藏的真正缘起,是曾经在一本学生时代读过的旧书里,或是在一本尘封已久的笔记本里,意外地发现纸页间夹着一张泛黄的电影票根,日期是二十年前,票根的背面还有几个青涩的字迹,记录着当时观影的心情。那一刻,时光仿佛倒转,那些随着似水流年而被遗忘的记忆突然在脑际活跃起来,跳跃起来。

印象最深的是,曾在《庄子集解》(杜少陵集详注)《十驾斋养新录》等藏书和日记本里,发现了几十张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大饭厅的电影票。

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大饭厅,承载了无数北大的温暖回忆。作为能容纳上千人的建筑,它早期的是一个大型学生食堂。在非就餐时间,这里成为学校大型活动举办地和学生文娱生活中心。同学们提着方凳到大饭厅开大会、听报告、参加社团活动、观看文艺演出、看电影。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大读书时,这里虽然仍然保持着“大饭厅”的名字,但已不再是学生食堂,而是满满地设置了数十排固定的座椅,除了学校在这里召开大会外,平时就跟电影院一样。那时大饭厅每到周末都放电影,有时甚至每天晚上都放电影,所以北大学生看电影的机会还是较多的。等到1998年在我们毕业十几年后回到母校参加百年校庆时,大饭厅已被改造成“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

我存的几十张年代电影票,五颜六色,十分漂亮,俨然有着当年北大的校园风格。为什么我存的电影票有这么多?因为不仅我自己看电影的频率高,而且还经常买票邀请同宿舍两位同学一起观影。有的老师也给我面子,受邀与我一起到大饭厅看电影,例如教我们中国文学史明清部分专业课的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专家周先慎老师,教我们《史记》艺术论选修课的语言文学史研究专家侯忠义老师,教我们《小说艺术论》选修课的《聊斋》研究专家马振方老师,还有我们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吕乃岩老师、技术物理系的王德民老师等。那时大学生的生活非常简单,保持着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日常模式,所以晚上在校园里看电影几乎成了唯一的娱乐消费。但我还嫌仅在学校大饭厅看电影不过瘾,经常溜达出校门,到附近的海淀影剧院、中关村礼堂观影。在那些不乏青葱却又抱有希望的岁月里,电影票不啻为青春仪式感的凭证。

这些泛黄的电影票根,像一枚枚被岁月浸染过的书签,夹在记忆的纸页间。在那些印着已经有些褪色字迹的纸片上,不仅记录着场次与座位,更铭刻着一代人的成长轨迹与时代变迁。这些深藏在书页中的小惊喜,就像时光胶囊,承载着过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当我们透过这些方寸大小的票据回望既往,便会发

现,银幕内外的光影轮转早已与生命中的似水流年交织成篇。

1987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天津,一直在天津日报社工作。专门收藏电影票,是近二十年的事。从实用方面说,主要是想通过搜集电影票,研究天津影院史,这是研究天津近代以来城市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领域。

近代天津作为中西合璧、古今交融之城,是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城市之一。1896年,法国百代公司在天津天津大舞台放映了电影,当时多被媒体称为“西洋影戏”“电光影戏”。“电影”一词开始出现,源于1905年天津《大公报》一则电影机器出售的广告语。此后电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大众娱乐形式。

天津电影放映非常早,但初期电影票存世很少,品相完整的就更是寥寥无几。1906年,美国电影商租用权仙茶园放映电影。权仙茶园建于1904年,1907年改建,并命名为权仙电戏园,有学者考证此为中国第一家由国人经营的商业电影院。此后,光陆影院、光明社、明星影院、蝴蝶影院等陆续建成。1924年,光明社公映了苏联纪录片《列宁的葬礼》,这是苏联影片在中国的首度公映。1929年,平安影院放映了美国福克斯公司的有声电影《歌舞升平》,这是在天津最早放映的有声片。有声电影普及后,电影市场更为繁荣,来自世界各地的片源不断增加,全市影院增至三十多座。1956年,市内影院全部变为国营并逐步进行了修缮及改扩建,改善了观影环境和设施。几经兴衰,一些特色影院也先后出现。1954年,新闻影院开幕,成为中国第一家放映新闻纪录片的电影院。1955年,儿童影院开幕,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为少年儿童观影而设的影院。到20世纪80年代,天津拥有各式影院达百余座。打开我的电影票收藏册,这些信息都能清晰地体现出来。

搜集电影票,除了用于研究天津影院史,当然还是有些个人情感的贮藏与抒发。请看我的一则日记:

“2012年4月15日,周日,晴,有风。昨天晚上至今日凌晨和太太在博纳影城看3D影片《泰坦尼克号》。虽然时间很晚,但观众很多,放映厅里几乎座无虚席。1912年4月14日船上时间夜里11点40分,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在整整一百年后的同一时刻,我们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看到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瞬间,直观人类在灾难面前对于生命价值的不同抉择,觉得很有意义。喜欢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缘由——凯特·温斯莱特是我关注多年的女星……”

电影散场,灯光亮起,我依然习惯性地又将票根塞进衣袋。我能想象到,当未来的某一天再次翻开它们时,自己还会涌出些许兴奋与欣慰,因为毕竟看到了自己曾经暂时回避喧嚣和烦恼的心灵港湾,触摸到自己生命中几个鲜活的瞬间。

不同于樱桃的精致,杏子显得粗犷而豪爽。在乡间的土路上,杏树往往长得高大肆意,枝干虬结。孩童们最喜欢在树下仰头寻觅,一旦发现那颗熟透欲坠的果实,便欢呼雀跃。摘下的杏子,软硬适中,撕开果皮,金黄的果肉露出来,香气扑鼻。咬上一口,绵软沙糯,汁水丰沛,那股子浓郁的香甜直冲脑门,带着阳光暴晒后的热烈气息。除了鲜食,杏子也是制作果脯的上佳之选。切成薄片,撒上白糖,在竹筛上晾晒。几日过后,水分蒸发,杏肉变得色泽温润,软糯紧实,嚼劲十足。那浓缩后的甜味儿,更加持久悠长,仿佛把整个夏天的阳光都锁在了里面。每当冬日闲暇,拿上一片自制的杏脯,那股熟悉的香气便会瞬间将人拉回那个蝉鸣阵阵、绿树成荫的小满午后。

如今,物流发达,我们随时可以在超市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四季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不清。然而,唯有在小满时节,当那带着本地泥土气息的樱桃、青梅和杏子上市时,心中才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这三鲜,不仅仅是食物,它们是时光的刻度,是故乡的信物,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它们提醒着我们,生活不必时刻追求圆满,“小满”即是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开,酒饮微醺,品尝三鲜,人生亦当如此。留一点空间给期待,留一点余地给成长。在这纷繁喧嚣的尘世中,愿我们都能守住内心的一方田园,在小满时节,细细品味这三鲜的滋味。让樱桃的红点亮希望,让青梅的酸磨砺心性,让杏子的甜温暖岁月。无论走得多远,只要味蕾还记得这三种味道,灵魂便有了归处,家宅便能在这流转的时光中,守住一份平安与宁静。

而吃西瓜时,总有缺乏耐心的人,仗仗着多年的吃瓜经验,只看一眼,也不摸不掐,总是先一刀切切开再说。随着刀锋落下,一般并非生瓜蛋子,而是水灵灵、红彤彤的瓜瓤显现,瓜汁也四溅开来。取一块送至口中,那甜美的滋味便瞬间迸发,甜到心头。

新疆是我国最早种植西瓜的地区之一,到宋代已在中原地区普遍推广开来,清代新疆西瓜成为宫廷贡品之一。

新疆西瓜的种植面积相当广阔,产地遍布吐鲁番、昌吉、石河子、巴音郭楞、喀什以及阿勒泰等地。

吐鲁番的西瓜上市时间相对较早,主要集中在五、六月份,而昌吉和石河子则会到七八月份。到了九月份,阿勒泰的晚熟瓜又占据了市场。

西瓜并非一水儿绿皮红瓤,也可见黄皮红瓤、黑皮红瓤、绿皮黄瓤的,人们已是不以为奇了。在喀什地区,一些大棚里的“黑珍珠”西瓜,

田间蒸腾着的泥土与青草味,隐隐透着芬芳。这一刻我的嗅觉异常灵敏,最先闻到了熟透的西瓜在烈日下悄然散发出的若有若无的甜香。其实,那应该是西瓜花发出来的。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都住平房,各家买西瓜,总是成麻袋装的。我家在塔城时,总是一买一马车,在屋檐下堆了老高。那时的瓜也便宜,溜尖儿一马车的瓜,拢共也就五元钱。

最常见的吃瓜方法,莫过于切块。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将西瓜块切得或大或小,尽享其清甜多汁的口感。这种简单的吃法,不仅保留了西瓜原本的鲜美,更让人们在炎炎夏日中感受到一丝清凉。

喜欢将西瓜切成大块的人,可享受大块瓜瓤,这样可以充分感受到新疆西瓜那饱满的汁水和清甜的口感。有此喜好的人,有时干脆舍弃刀,会直接一拳将西瓜砸开,掰成几大块,手抓着大块瓜瓤就开吃。大口饕餮者,哪里顾得上形象,不过,这样的吃法,爽利爽爽,稍不注意,滴落的瓜汁就会弄脏了衣物,还黏了手。

有一同学,当年去部队看我们。在一位同学加战友的班里,他从铺下滚出一个大西瓜,却一时找不到刀,就用一柄不锈钢饭勺的把,利落地将瓜切成了几大块。多年后这位同学回想起来还大为感慨,进而开玩笑道,真是到了部队,人的脑子也灵光了!

当然,如今有更精致的方式,将西瓜切成适口大小的方块,精致地盛放在盘子里,然后用牙签叉起,一口一块细细品尝。既满足了味蕾的享受,又显得优雅从容。

同学,发小聚在一起,有时聊起过往,总会脱口而出“宰”西瓜的乐趣和享受。大家都有共同的美好记忆,将西瓜拦腰一刀,抱一半于怀,红艳艳的瓜瓤透出晶莹的水光,用勺子在中间挖一大块,汁水瞬间润泽五脏六腑,让人陶醉在甜美之中。

我们一般都是边吃西瓜边吃馒头,一顿饭就此解决。家长工作忙,赶不及回家做饭,孩子们几乎都是这样开心将就的。

几个人在一起吃西瓜,很容易辨别哪个是新疆人。新疆人吃瓜速度快,一般吃了四五牙儿后,其他人可能才吃完一两牙儿。

新疆人把一块西瓜称为一牙儿瓜,这样的叫法,我觉得很形象,也很贴切。西瓜是从头至尾竖着下刀的,切出来的自然是一弯上弦月牙。

西瓜是凉性食物,若再凉着吃,会更觉得爽。夏日出门去游玩,无论是上天池,还是进山纳凉,总是一到地方,便先把车载来的西瓜放入清凉的水中,一两个小时过后,待吃时,瓜已凉透了。

清乾隆年间,纪晓岚写有《乌鲁木齐杂诗·物产》诗,其一又名《咏西瓜》:“种出东陵子母瓜,伊州佳种莫相夸。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墩啜茗茶。”第三句说这里的西瓜清凉如冰雪,甜美似蜜糖,令人神清气爽。不难看出,纪晓岚吃的应该是冰镇西瓜。

太阳落山以后,起了凉风,温度骤降,进入屋内,围着火炉觉得无聊,总会想着吃西瓜,毫无违和感。冰天雪地的时节,也照样吃瓜。但要保存好,失了水分的瓜,瓤子呈网状,口感可不敢恭维。

新疆有一种独特的西瓜配馕的吃法,别处没有,吃了让人回味无穷。当馕被清甜的西瓜汁浸泡后,不仅散发出原有的诱人香气,还融入了西瓜的清甜与甜美。炎炎夏日,这无疑是一份既清爽又开胃的美食享受。

来新疆的人,对这里丰富多彩的烤食文化总是赞不绝口。有人也许已经发现了,烤羊肉、烤包子、烤馕和烤鱼之外,西瓜竟也是可以烤制的。

喀什地区有一种传统做法,是将西瓜瓜瓤挖空后填入鸽子肉、黑加仑等食材,放入馕坑烤制,形成果香与肉香融合的独特风味。烤西瓜通常的吃法,是在烤羊肉的炉子上进行,经过烤制的西瓜,其天然的甜味被充分释放,味道更加浓郁,与醇厚的酒香交织,既新颖又美味,纯然是难得一尝的别样美味。

# 满庭芳

第五四五期

# 吃西瓜

李显坤



生肉,拍过大蒜的刀切的瓜,自行脑补,只一口就会倒了胃口。

我老早就学会切西瓜,只是刀法不精,更不会很多的花样。切过西瓜两头后,便刀起刀落从西瓜中间剖开,然后再去切成“牙儿”。心里自带节奏,那便是按照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的章法,尽量切得均等,再规整地码在漂亮的盘子里,以便让美食与美器相映成趣。

其实,“宰”西瓜并不是新疆人独有的说法,有一位北方的漫画家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天气着实真热,提刀‘宰’一西瓜。吃个淋漓痛快,胜过总是看花。”寥寥数语,道尽吃瓜的畅快。

瞧这架势,刀不是拿的,是提的。瓜不是切的,是“宰”的。动作作气,霸气之外,心里透着美气、爽气。

“宰”瓜之外,新疆人还喜欢把切西瓜叫“杀”瓜。在许多方言中,“杀”有用力切开的意思。由于西瓜个大,需要用力费力切开,因此在一些地方逐渐演化成“杀瓜”之说。不独新疆,据说广东等地,人们也习惯用“杀”,以此形容用力破开的动作,很是精准。

2017年10月,厦门导演高则豪凭借电影《杀瓜》,获得了第33届华沙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最佳电影华沙大奖”,电影改编自新疆作家董立勃的短篇小说。新疆的“杀瓜”说,更是向全国扩散开来。

吃西瓜的前提,是如何挑选个大味美的。一般步骤有三:一看、二摸、三拍。先看瓜的颜色,越饱满,深色区域越大,笃定越熟。再摸瓜的外表,圆润光滑的皮薄肉厚。虽有歪瓜裂枣更甜之说,但买瓜时,少有人对歪瓜多看一眼。最后,轻轻拍打几声,声音清脆,说明瓜已熟透。反之,就可能是“生瓜蛋子”,不必犹豫,立马再换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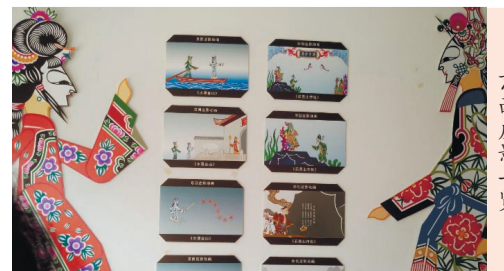
在一些师傅口中,对自己新带的,尚未进入状态的徒弟,也爱叫几句“新瓜蛋子”,但叫归叫,却从没有对自己的徒弟失去过耐心。

中华、王熙夫妇。2006年,京西皮影第五代传人王熙女士和出身内蒙古皮影世家的丈夫林中华在北京一起创办了龙在天皮影剧院,开始系统学皮影,并正式拜路联达为师。路联达是北京西派皮影(京西皮影)的传承人,与路宝刚同属西派但不同支。

经过多年风雨无阻的学习,王熙整理了路联达口述的唱腔和乐谱,全面掌握了相关技艺,精通雕刻、操纵、唱腔等。她和丈夫林中华自2008年起就免费培训了200多位皮影演员,建立了京西皮影非遗园。他们不囿于皮影本体,创造了许多皮影戏的衍生品,比如皮影壁画、文创笔记本、皮影“剧本杀”。在创办龙在天皮影剧团后,还曾在北京最繁华的前门大街租下约1000平方米的商铺,售卖皮影文创,开展皮影表演、制作及体验等活动。他们皮影团演员的一大特点,是大都为一些身材特别之人。但这些演员在操作上丝毫不输正常人,通过传播和表演皮影,让这些人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

两个皮影团队,都在北京西派皮影的传统基础上不断守正创新,传承的方法不同,效果也不一样。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我们注意到,以路宝刚先生为中心的北京皮影剧团,在政府的支持下,走的是精英化传承的路线,通过吸收专业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在实践中培养他们的兴趣,以稳定的收入吸引年轻人加入传承中,并积极探索更大的舞台化表演效果;以王熙为另一支传承力量,主要靠民间力量,通过积极探索对残疾人的帮扶,充分考虑皮影戏表演对当代儿童的吸引力,表现了皮影传承的另一特色。

那天,我看到好几辆大面包车拉着北京城区的小学生们来到京西皮影园,他们都是来欣赏和体验皮影的。那一刻,我望着忙碌在人群中的人们,真切感受到作为非遗的皮影欣欣向荣的局面。



京西皮影一瞥

2023年2月,我们去拜访了路宝刚先生,先生年近六旬,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很有感染力。每谈到他的过往,他都慷慨激昂,仿佛要拉着我们回到那段艰辛的岁月。

路宝刚是北京西城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北京皮影剧团团长,西派路家“德顺”皮影第五代传人。父亲路景安是西派第四代传人。路宝刚在四五岁时就随父演戏,15岁正式进入北京皮影剧团,从艺四十余年。他特别擅长皮影表演、雕刻,其代表剧目有《三打白骨精》《樊梨花》《水漫金山寺》等。论起来,北京的皮影分为东西两派,西派皮影就是路家“德顺”班这一脉。

这一派的风格表现为宫廷化,皮影做工精致典雅,唱腔细腻传神。从造型上看,西派皮影的艺人一般约33至35厘米,比例修长、端庄典雅。刀口利落,线条流畅,细节繁复。色彩上古朴淡雅,以蓝黑为主,间以红金,接近宫廷审美。影人脸谱则吸收京剧脸谱,讲究忠奸分明。

东派皮影过去活跃在北京东城、朝阳一带,贴近市井。这派皮影造型夸张、诙谐通俗、表演泼辣、线条粗犷。只是民国后逐渐衰落,现已无完整班社,仅存零散艺人与藏品。东派皮影艺人略小,造型夸张、头大身短、憨态可掬。从皮影的雕刻看,风格粗犷简练,重轮廓,轻细节。从色彩看,浓艳明快,红绿对比强烈,民间喜庆感强。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路宝刚老师向我们讲述了北京皮影的历史变迁,提到北京皮影的主要特点就是服装戏剧化,皮影造型和唱腔吸收了大量戏曲舞台的艺术特色,唱腔上融合京剧和昆曲而自成一派。他反复强调皮影艺术需要创新,他们的团队曾创作了一部融合真人舞台表演,吸收当代舞台艺术、造型艺术的新剧目,演出大获成功。路老师希望加强京津冀三地皮影艺人的交流与合作,在保护和传承中国皮影艺术的道路上团结合作。

说起北京的皮影,不能不提到目前非常活跃,已经为皮影的推广和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林

## 沽上丛话

## 北京皮影的源流与现状

京津冀区域非遗田野思考(三)

马知遥